

# 无爱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林国辉

睡梦中传来了一股刺鼻的消毒水的味道,顾静撑开沉重的眼皮,眼睛红彤彤的。“这里是哪里?”她用手扶了扶有些沉重的脑袋,“我不是在医院救治病人吗?”对啊!这里是医院,空气中还飘荡着属于医院的专属的味道——那刺鼻的消毒水的味道。

顾静,一个战士,一个战斗在最前线的战士。忘了是何时开始,她就开始与这该死的病毒作斗争,事情的原由也不甚清晰了。哦,对了,罪魁祸首是一只蝙蝠。不,更恰当的来说,是那个该死的人,为了贪图一时的口腹之欲。唉,造孽哟!顾静在心中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顾医生,您醒了。”顾静耳边突然传来了一声惊呼。原来是那进来换药的护士看到顾静睁开了双眼,不由得惊呼出声来。“嗯。”顾静撑着身子往上移了移,把后背靠在墙上。“外面,情况还好吗?”“放心吧,顾医生。外面的病情已经得到了控

制,院长说了,您现在的任务呀,就是好好休息。其他的事情有人做着呢。”小护士对她甜甜一笑,又道:“等把这疫情应对过去,顾医生有什么打算吗?”

打算?当然有打算。等到解决完这次来势汹汹的疫情,她就要回家好好的休息几天,带着女儿去游乐场,去看电影,去吃美食。她要好好的陪着宝贝女儿,什么都不管,只做一个合格的妈妈。想到这儿,顾静的嘴角也微微的向上勾起。也不知道那个丫头怎么样了,能不能好好的照顾自己。

顾静当然是一个合格的公民,

不然她也不会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抛弃”自己的女儿来到这生死未卜的前线来。但她却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别人家的丫头都在家里和父母一起纵享天伦之乐,自己家的丫头却只能通过电话来表达思念。唉,这对她着实有些不公平了。只能回去以后多陪陪她了。

“顾医生,顾医生?您怎么了?”看着在眼前晃来晃去的小手,顾静回过神来,自己刚刚竟然走神了,把这小护士给忘了。“没事,刚刚想到我的小女儿了。”顾静微微一笑。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顾

静对小护士歉然的说道。待听到电话里的人说了些什么,顾静脸色突变。她拔掉手上的输液管,随手拿起病床上的白大褂,匆匆披上就向外走。“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病人的病情怎么会突然恶化?”顾静来到监护室对医组人员焦急问到。“不知道啊,静姐。刚刚还好好的,突然就咳嗽个不停。”旁边一个青年医生答道。他是实习生,也是为了控制疫情而自愿来到前线。“把病人推过来,我给他检查一下。”说完顾静就走到仪器前。“好的,静姐。静姐,静姐,口罩。你还没戴口罩呢。”青年医生焦急的喊到。“来不及了,先查明原

因,病人们等不得。”

……

一周后。

“静姐,这是检查结果。”那个青年医生面露难色。“放下吧,我知道了。”顾静没有打开文件。她走到窗边,打开窗子,望着天上的云朵。多么像丫头那可爱的小脸蛋。可是..妈妈回不去了,妈妈再也不能照顾你了。

是的,检查的结果就是顾静也感染了疫病。作为奋战在一线的战士,她比任何人都了解发病的状态,也比任何人都了解疫病的可怕。她不能回去,为了女儿,她必须要隔离自己。

……

十五天后!

她躺在病床上,透过窗子看外边天空云卷云舒。她安静的闭上了双眼,回忆中一幕幕都是女儿可爱的小脸。

她终是失约了。

# 门缝里的光

□19国际旅游本科一班 庄玉雪

这是一个寂静无比的深夜。一段清晰的记忆涌现出来:阴冷潮湿的楼道中传来窸窣窸窣的脚步声,小森一个人独自在家,用冰冷刺骨的矿泉水下着为数不多的奶香味早餐饼干,每一口吞咽都伴随着肠胃痉挛般的抽搐,遇水膨胀的小麦粉撑得小森的肚子特别不舒服。

紧随而来的另一个记忆,是作为志愿者的李梅,身穿包裹严密的防护服走进小森爷爷的卧室。小森从没有见过那样的衣服,只在电视上看见过宇航员叔叔穿过那样包裹紧密的工作服。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小森被工作人员领出了房间,在那转身的一霎那,小森看到李梅的脸色无比惨白,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在小森心底蔓延开来。

“床上那个老头,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屋里的隔音效果不算好,李梅哆哆嗦嗦的声线仍然一字一句的传了出来。小森注意到,爷爷被抬出来时双眼紧闭,一副舒适安详的神态,就像睡着了一样。

一股强烈的恐惧感瞬间涌上心头。“不会的,不会的!我爷爷不会死的!”从床上挣扎而起,小森再次意识到这只是个噩梦。这已经是小森不止一次梦到同样的场景了。自那件事情发生后,他是如此地害怕黑夜。躺在泼墨般的黑暗中,四周的寂静使他的恐惧无限扩张,黑暗中仿佛有一双宽大的有力手掌使劲要把他拉进黑暗中,苦苦地挣扎除了让自己更加清醒外没有任何作用。爷爷突然死去的现实,对于六岁的他来说心里或多或少都会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饼干和着凉水下咽的感受,仍然在他的喉头留下凉飕飕的真实感觉。一次次黑夜的惊醒,最后也只是把他弄得疲惫不堪,无可奈何的再次掉入宁静的睡意之中。

当他在第二天清晨醒来时,发现一切都还是原样,世界并没有因此改变。金色的阳光映着窗帘淡淡的碎花纹路透过窗台,淅淅沥沥地洒向虚掩的门缝,门缝里透出刺眼的光。生活还是如此美好,打开卧室的门,客厅里装满了阳光,阳光中透着生活的味道,只是有什么在小森心中堵着,久久不散……

照顾他的是当初进社区采访调查的志愿者李梅,每天早上醒来都能感受到温柔的李梅阿姨无微不至的关照,就像小森的第二个母亲。李梅也是小森爷爷的儿时现场目击者之一,作为孩子失去双亲后的第一亲历人,她不忍心将孩子一个人丢下,况且孩子的父母在湖北武汉打工,疫情封城后一时间得不到照顾,无奈之下只能先寄养在她家。

社区每天都会轮流进行网格化检查,一旦有人出现生命体征不稳定的情况,立刻就会被人发现,可为何小森爷爷在连续死亡几日才被发

现呢?而小森爷爷的尸体早已僵硬,家里的凌乱不堪也的确是有些时日了,废弃的方便面袋、饼干屑和一股潮湿的腐臭气息,想必一个六岁小男孩说的话不会有假。还有,小森的父母到底去哪里了呢?为何会留下一个原本就多病,且生命体征不太稳定的爷爷陪伴小森在家呢?

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小森的爷爷不是死于新冠肺炎传染,而是由于常年劳作积累的心脑血管疾病,突发脑溢血导致的治疗不及时。知道情况后,李梅阿姨又前前后后回想了一遍当初的情景:家里的物品虽有些凌乱但基本整洁,小森家里的口罩储备也基本充裕,爷爷每天早上出去买菜回来后也都经过全身的消毒检查,被病毒感染的可能性的确不大。可是爷爷刚搬到城里照顾小森,这一切怎会发生得如此突然呢?趁外边阳光明媚,李梅决定下楼去转转,顺便回小森原来的住处了解一下情况。

小区广场上散步的婆婆爷爷很多,七嘴八舌的什么事情都谈,不过多数话题也还是有关于小森爷爷在家离奇死亡的事情。毕竟,小区里发生这样的事,大家心里都有些发怵。

“那个老大爷前几天的精神状况挺好的呀,每周买菜还能和我们唠唠家常,看不出有任何的预兆啊,这孩子真是太可怜了。”

“是呀是呀,你们说,他不会吃错了什么药吧?”

“怎么会,我看平时他好像也没什么病状啊,而且老年人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那是说来就来,可是一点征兆都没有的呢!”

“那我就纳闷了,这老头平时都好好的,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病了?”

听了听老人们的唠嗑,李梅还是没有什么头绪,不过倒也说出了她心中的疑惑。回到家,李梅阿姨还是一如既往的给小森做饭。可是,小森在听闻爷爷脑溢血死亡的消息后突然变得情绪异常,眼神黯淡的望着地板,一句话也不说。这和他往日活泼乱跳、懂事乖巧的形象形成巨大的反差。

“怎么了小森,是在学校里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李梅阿姨关切的上前询问。

小森突然抬起头来,眼睛直勾勾地望向李梅,着实把她吓了一大跳。镇定下来后,李梅从小森褐色瞳孔的深处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那是和他年龄极不相称的情绪,一种极端的胆怯爬满小森心头。

“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着你。”不知为何,李梅的脑海里突然蹦出了这样一句话。紧接着,小森嘴里吞吞吐吐冒出的话更加让李梅感到吃惊。

“李阿姨,你说会不会是我害了我爷爷啊?”

“怎么会呢,小森你可别太自责了,心脑血管疾病本来就是不可预测的,这种事可不能随便怪自己。”李梅这样说着,心里却很没底。她也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可就是说不出原因的感觉。

“可是李梅阿姨,我在给爷爷准备用药时,看到药盒子上有说明这个药对当时的新冠病毒肺炎等流行性疾病有一定的疗效。我本想着,如果这个药能有效防止爷爷感染,那么他每天就可以不用带口罩出门了,或许他出去买菜就更加安全吧?可是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果然,李梅意识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可现在也不是刺激小孩

子的时候。“你别想太多了,还是再等等医院的情况吧。”

一段时间后,医院又给出了另外的答案:小森爷爷服用疾病类药物过度,使得用药人神经兴奋过度导致各器官功能衰竭引发死亡。事情的结果终于水落石出了,小森终究要承受失去亲人的长久心理折磨。梦里想念爷爷,却总是噩梦重现当时的场景,这令小森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折磨,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不得不借助服用安眠药来让自己冷静下来,可每天的清晨醒来仍会反复如鲠在喉的压抑。

一天凌晨,皎洁的月光洒向银白色的湖面,小森在此伫立,望向璀璨的星空,爷爷的脸不时还会浮现出来。经过岁月的洗礼,曾经的梦境仿佛已经淡去,细节也已交付时间。可就在这一晚,他踏上了寻找在外打工父母的路途,希望能向他们承认压在心中的无限痛苦。

视线回到了一望无际的田埂,破旧的小木屋下是小森和爷爷童年所有的美好回忆,虽已经物是人非,但以往消逝的童年记忆又在小森心中浮现出来。小森的父父母在工地上打工,平时也住在偏僻的乡间低矮平房内,小森和父亲的相见被安排在一个破旧的小木屋里。

深吸一口气,小森将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爸爸,爷爷是我害死的。我在那天希望爷爷不被新冠病毒感染,就让他服用了太多药物。”

父亲平静的说着,脸上没有一丝责备:“孩子,你可别太自责了,咱们家本来就是就是农民世家出身,家里也没有太多钱供爷爷治病,在你爷爷检查出血压不稳,心律不齐时,我们也想方设法找到最好的医疗条件帮他治疗,可这毕竟是长期性的疾病,所需的费用高昂不是我们一般家庭所能承担得起的。这个药也是在正版药吃完后,我们迫不得已托朋友关系从国外进口了药效类似的盗版药,听他们说药效一样,就是副作用大。所以孩子,希望你不要再为这件事所困,好好学习,赚钱过好自己的生活吧。”

说罢,父亲无奈的神情没有直视他,转而望向木门。随着父亲的指引,小森的眼眸也不自觉转向门口。那是一道温和的光,透过门缝照进屋内,和那一晚小森醒来看到的一缕缕阳光类似,充满生活的希望。小森心中有一种冲动,希望推开门看看外面那斑驳田埂上一簇簇无名的向阳之花。

推开门,屋外的阳光灿烂而又热烈,刺得他睁不开眼。朦朦胧胧中,他仿佛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带着一个孩子在阳光下肆意奔跑。远远的,那个身影在向他挥手,情不自禁,他跑向那个模糊的身影……

# 白衣英雄

□19国际旅游本科一班 庄玉雪

不要害怕  
你只是做了噩梦  
没事了一切都有我

全世界的风  
我来为你承受  
幸福不多  
手里的时间不够  
所以我拼了命的跟命运去抢夺  
你的每分钟

相信我  
我负责赴汤蹈火  
答应我  
你负责快乐生活

我可以伤痕累累  
你不可以生老病弱  
我没想过要谁来歌颂

做一个平凡的白衣英雄  
扛起了天空不放手  
这一生流汗不流泪  
只要能保护好你  
什么都足够

做一个平凡的白衣英雄  
握紧拳头去战斗  
想要争的不是天下  
是我背后你一个安心的笑容

# 短歌行

——战新冠病毒

□19国际旅游本科一班 庄玉雪

新冠肺炎,疫乱神州,殄毒灭疫,斗志昂扬。  
中华儿女,同舟共济,凝心聚力,无畏自强。  
武汉同胞,以身许国,勇于担当,立保四方。  
白衣披挂,临危而任,奋不顾身,保民安康。  
三山镇毒,分秒必争,共克难关,百世流芳。  
各国各界,通力合作,不远万里,情义飘香。  
万众抗疫,众志成城,披荆斩棘,破壁铿锵。